

黑鸟(小说)

■飞鸟

我用个红色塑料袋把黑鸟拎进了公司。
 北京的冬天干冷。寒风先把黄叶敲落，然后又把叶柄敲落。我从广阳城地铁站出来，竖起大衣领子，步行十来分钟就到公司了。人行道右边是个斜坡，矮草丛生，多已枯黄，有些贴地皮的草黑青如铁。斜坡上面一溜铁皮广告牌，在一幅当红明星的巨幅广告下面，我发现了黑鸟。
 黑鸟被几绺绿色遮尘网缠绊住了。它体型比麻雀大些，短尾秃喙，通体黑色，干净的阳光下，像团闪亮的煤炭。我走近它，它的小黑眼珠水晶般。

我解救了黑鸟。旁边不远有个红色塑料袋。我在那位明眸皓齿的明星注视下，把黑鸟装进塑料袋，拎着去上班。

进一楼大厅，两个保安目视着我经过。左拐，再左拐，进了电梯。同电梯的两个女孩，嘻嘻哈哈地说话。电梯在3层停，我出电梯，刷门禁卡，进公司。我是副总监，有一间不算大的窗户朝阳的办公室。窗户很明亮，昨天中午有两个人从楼顶吊下来擦过玻璃。

我找了个水果箱子，用剪刀捅了几个透气孔，把黑鸟放进去。它忽然左冲右撞，发出砰砰的闷响。如果黑鸟在塑料袋里这样冲突，我肯定会放了它。可是，黑鸟在塑料袋里安静得像一块煤炭。

公司上午十点有个活动，我和同事们忙起来了。挂横幅，排桌椅，摆席位签和瓶装水，调试音响设备，放置展架，准备伴手礼……当嘉宾主席台就座，参会人员台下落座后，我松了口气。写字楼供暖很好，我背后有了汗水。

我下楼去超市，买了些小米、大米、黑芝麻，还有两个苹果。这是黑鸟的食物。我想，如果再买个笼子就更好了。我回办公室时，碰见了销售部主管柳芙。她问：“夏总监，拎的啥？”我说：“柳主管，喊我副总监或者名字，我买了点小米、大米、黑芝麻。”柳芙说：“哈，你部门的总监空缺小半年了，你肯定要去掉‘副’字的，你买米要在办公室开伙吗？”我说：“‘副’字去不去的不一定。我喂鸟。”柳芙好奇地跟着我进了屋。

纸箱安安静静，我走过去拍了拍，里面发出砰砰的闷响。柳芙说：“我们一起养吧，我晚上去买个精美的笼子。”柳芙的圆脸红扑扑的，眼睛亮得像水晶。其实，我想自己养黑鸟，可是我不能拒绝柳芙。我说：“好呀。”柳芙说：“我来喂。”柳芙说着，掀开了箱子盖。我伸手拦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扑腾一下，黑鸟蹿出来，展翅逃飞。大概柳芙以为黑鸟跟猫狗兔子那些宠物差不多，放出来会温顺地吃喝，她吓了一跳，手捂住嘴巴，刚把“啊”压回肚子，黑鸟就撞在明亮的窗户玻璃上了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黑鸟掉落在地毯上。黑鸟爪子朝上抽搐了几下，不动了，眼睛也半闭了。

窗户对着社科院校的大体育场，绿茵茵的体育场里有几个人散步。柳芙擦着泪说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我掩饰了一下慌乱和难过，说：“唉，我把黑鸟埋了吧，埋到我捡它的地方。”“我也去。”柳芙止住泪。

我用红塑料袋拎着黑鸟，还有大米、小米、黑芝麻和苹果，柳芙拿个弄盆景的小铲，我们一起去埋葬黑鸟。路上，柳芙牵住我的手。我有八九年没牵过女孩的手了，我转头看她，她的眼泪流下来。

那幅明星广告牌下，七八个人站着说话。我估摸了一下到那里的步数，大概五六十步吧。我转身沿着台阶去了一片夏天长满金丝菜的地方。估摸着走了五六十步，我停下了。柳芙问：“夏昉，你在这里捡到的黑鸟？”我说：“算是吧。”柳芙蹲下，挖了个一尺深的土坑。我接过花铲，把土坑修理成方形。

柳芙打开红塑料袋。扑腾一下，黑鸟蹿出来，展翅逃飞了。我和柳芙目送黑鸟歪歪斜斜地飞进一片树林里。

我回过神，把红塑料袋连同小米、大米、黑芝麻、苹果放进土坑。当我往土坑填土时，柳芙“咯咯”笑起来。我认真地把土坑填平，思考着要不要隆起个土堆。柳芙已经笑得上气不接下气……

回乡记

■百夫长

前不久，我回了趟朝思暮想的乡下老家。
 上月，母亲因阑尾炎动过手术。这次回家，我想带她去县医院复查。考虑到母亲有晕车的毛病，我事先在网上租了一辆小轿车。下午六点从省城出发，坐了三个多小时的客车到达县城，然后去租赁公司取车。从县城回老家的公路没有路灯，中间有一段还是乡道，平常很少开车的我，一路上开得心惊胆战，十多公里的路，开了快一个小时。
 到家时，已是晚上十一点多，母亲早已睡下。我停好车，站在天井里。田野里不时传来虫豸的鸣叫声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禾香。我静静地立于乡村的夜色之中，用心倾听着天籁之音，深吸了几口久违的芬芳，直待心情渐渐平复，方才拨了母亲的电话。

电话响起时，一楼房间的灯也同时亮了。母亲披衣起床，开门见到我，既惊且喜：“你刚休完假回海南，怎么又回来了？”我笑着说：“想你了，就回来了。”母亲嗔怪道：“又哄骗我！”我这才认真地答道：“领导安排我回来出差，明天没事，休息，我请假回来看一下。”母亲听后，怪我来回折腾，脸上却乐开了花，一边问我饿不饿，一边给我准备换洗衣服。我说道：“在路上吃过晚饭，一点也不饿。”为了让母亲早点休息，洗过澡，我陪母亲坐了一会就上楼了。

次日是星期天，早上刚起床，我就闻到楼下传来阵阵鸡肉的香味。我赶忙跑到后院，只看到两只母鸡在那里啄食。我走到厨房，大声对母亲说道：“你怎么把那只老母鸡给杀了？不是说专门留下来生蛋，给你每天补充营养的吗！”母亲瞪了我一眼，回道：“我少吃几个鸡蛋不就行了。”边说边把我往堂屋赶，叫我快去洗漱，准备吃早饭。

一会功夫，母亲把饭菜端到堂屋的小方桌上。菜共两荤两素，都是我平素最爱吃的：清炖鸡、红烧腊鱼块、清炒韭菜和菜心。随后，母亲又去冰箱夹了一小碟腌萝卜。等忙完这一切，母亲方才坐下来陪我吃饭。母亲身体尚未完全康复，只能吃稀粥和清淡食物。我对母亲说：“我一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菜？”母亲回道：“你回来一趟不容易，多吃点，吃不完也不要紧。”听罢母亲的话，我开始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。母亲看我吃得开心，脸上堆满了笑容。

吃过早饭，我和母亲说去医院复查的事。母亲坚决不同意：“不用复查了，我现在好得差不多了。”我向母亲的脸上望去，发现气色果然比一个月前好了许多，想到她早上还吃了一碗粥，放心下来，便说：“那好吧，我等会就把门诊预约取消了，省出时间专门陪你散步。”母亲很高兴。

上午，我陪母亲在村道上散步时，不时有村人问我怎么又回来了。母亲不厌其烦地大声替我作答：“他领导派他出差，他是利用周末回来的。”“原来是这样啊！”在村人赞许声中，母亲的眼中现出了一种奇异的亮光。

我蓦然想起，三十多年前，这亮光也曾在母亲的眼里出现过。那年高考前夕，母亲和父亲顶着大太阳，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，专程到学校给我送菜。中午，班主任陈老师请我们在他家吃饭。当陈老师说到凭我的成绩考上大学有很大把握时，我偷偷望向母亲，发现她眼里现出一种奇异的亮光。想到这里，我的眼睛慢慢模糊起来，赶紧对母亲说道：“太阳太晃眼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母亲应道：“也好，你下午还要开车，早点回去歇息。”

回到家，已过了十二点，我拿起拖把，把楼上楼下拖了一遍，又陪母亲看了会电视。后来，我还想陪她聊天，母亲把我往楼上赶，要我去眯一会。下午两点钟，母亲叫我起床吃午饭。午饭依然是两荤两素，只是将煎鱼换成了辣椒炒肉。我就着菜埋头吃了两碗米饭，喝了一大碗鸡汤，直到再也吃不下，才放下碗筷。

休息片刻，我要走了，母亲一直把我送到车子旁边，不停地交代我“慢点开车”。车子启动后，母亲怅然地站在天井里向我挥手。后视镜中，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我的心中也越来越空。下次再吃母亲亲手做的饭菜，大概得到年关的时候了——一念及此，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何宁愿浪费，也要为我做上两荤两素的原因了。

洋湖凶的西瓜

■屈芳芳

端午节边，天下着雨，河洲涨水了，洋湖凶的西瓜也成熟了，似乎没有谁能如我般激动、喜悦。

阳春三月，油菜花开时，当我来到洋湖凶边的秋夏村，村民们已开始在河洲上给西瓜种子培育营养土，然后看着这些种子破土一天天长成幼苗。

“五一”劳动节前后，勤劳的秋夏村村民就开始移栽西瓜幼苗，并给它们松土、锄草。

5月中旬，母亲节那天，我再次来到渣江秋夏村，西瓜苗已长出绿油油的藤蔓。秋夏村的村民说，西瓜马上要打花了。

5月下旬，当我来到河洲上，西瓜真的打花、挂果了，有些有鸡蛋大了。村民告诉我，再过二十天，就可以到这里来摘西瓜吃了。

端午节这天下午，当我再次来到河洲上，西瓜已经成熟了。青皮瓜、花皮瓜，藏在瓜藤间，像一个个熟睡的孩子，躺在那。我心雀跃。河洲上，白鹭在飞，鸟雀欢腾，即便下着雨，热闹还在，却又是宁静祥和的画面。

记忆里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村里家家户户都种西瓜。父亲种的西瓜皮薄，又脆又甜，瓜瓤鲜红，水分足。

当乡邻种的西瓜只有鸡蛋大时，父亲瓜地里的西瓜已经圆滚滚的了，像一个个胖娃娃躺在瓜地里，藏在绿叶丛中，诱惑你。这时，父亲总会先给乡邻送上一些尝鲜，其余的就卖给从城里赶来收西瓜的瓜贩，卖西瓜的钱便成了我们姐弟的学费和家里的日常开支。

那时候，为了防止牲畜啃食、糟蹋瓜果，父亲会在瓜地里搭一个能遮风挡雨的看瓜棚，日夜看守。

看瓜棚其实是一个简易的茅草棚，用四根小杉树围成一个方形，桩子埋进事先挖好的泥洞里，足有一尺来深，再在小杉树三尺高的地方搭个凉床，瓜棚顶上铺满稻草和树枝来遮雨防晒。

白天，我们待在瓜棚里做作业，没事的时候，躺在凉床上，听着知了在树林里“热呀，热呀”地嘶鸣，或望着天上的流云发呆。到了晚上，蛙声起伏，夏虫附和，日间的暑气已褪尽，偶尔吹来一阵凉爽的河风，父亲则在瓜棚里给我们姐弟讲故事。

夏天的蚊子多，弟弟怕蚊子咬，每次睡到半夜就吵着要回家。父亲为了哄弟弟开心，便牵着弟弟的小手，借着朦胧的月色在瓜地里挑瓜。只见父亲伸出长满老茧的手，拍拍这个，拍拍那个，把耳朵靠近西瓜，听瓜发出的响声，判断它熟没熟。父亲最终挑选了一个八成熟的西瓜，拿出菜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一个西瓜一分为二，里面露出鲜红松脆的瓜瓤。我和弟弟咬上一口，爽甜可口，顿时暑气全消。

有时，吃完一个西瓜，不过瘾，就再切一个。直到吃得肚子胀起来了，要站起来都困难了，我们用手掌摸摸鼓鼓的肚子，打了个饱嗝，说：“好呷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父亲又从河洲上选个西瓜抱回家，放在水缸里泡着。西瓜进了水缸，不会沉底，像球一样漂浮着。你把它摁下去，它还会浮上来。那时，我们农村没有冰箱，吃不上冰镇西瓜，就靠这种土办法给西瓜降温，让西瓜变清凉。

弟弟特别喜欢吃西瓜，一口就把一块西瓜的尖尖儿给咬掉了，再一口下去，瓜瓣上又少了一大块，呜嗷呜嗷，几口下去，就只剩下瓜皮了。西瓜多汁，西瓜汁横流，在弟弟的嘴角流，在他的肚皮上流，一道一道的，就连西瓜籽也粘到肚皮上，黑黑的、圆圆的，像苍蝇落在上面。

弟弟常常吃得肚子圆滚滚的，村里的大孩子跟在弟弟身后追着喊：“好吃婆，爱吃瓜，吃了东家望西家！”弟弟羞得哭着往家躲，正在灶屋里忙碌的母亲赶过来，拿块帕子把弟弟满脸的鼻涕和泪水用力一揩，说：“芬伢子，莫哭，那是大家逗你开心呢。”

“芳芳，摘几个西瓜带回家去吃。”一声呼唤将我从记忆中拉回。河洲上，秋夏村的村干部——我的堂哥屈利民在瓜地里一边弯腰选瓜，一边热情地对我说。